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

話說彼時有人回，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，請鳳姐去開庫；又有人來回，請鳳姐收金銀器皿。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兒。寶釵因說道：「僮們別在這裡礙手礙腳。」說著，和寶玉等便往迎春房中來。王夫人日日忙亂。直到□月裡纔全備了：監辦的都交清賬目；各處古董、文玩俱已陳設齊備；採辦鳥雀——自仙鶴、鹿、兔以及雞、鶩等，亦已買全，交於園中各處飼養；賈蓄那邊也演出二三□齣雜戲來；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誦經。於是賈政略覺心中安頓，遂請賈母到園中色色斟酌，點綴妥當，再無些微不合之處，賈政纔敢題本。本上之日，奉旨於明年正月□五日——上元之日，貴妃省親。賈府奉了此旨，一發日夜不閒，連年也不能好生過了。

轉眼元宵在邇，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：何處更衣，何處燕坐，何處受禮，何處開宴，何處退息。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，各處關防擋圍幙，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，何處進膳，何處啟事種種儀注。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，攆逐閒人。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煙火之類，至□四日俱已停妥。這一夜，上下通不曾睡。

至□五日五鼓，自賈母等有爵者，俱各按品大粧。大觀園內，帳舞蟠龍，簾飛繡鳳；金銀煥彩，珠寶生輝，鼎焚百合之香，瓶插長春之蕊，靜悄悄無一人咳嗽。賈赦等在西街門外，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，街頭巷口用圍幙擋嚴。正等的不耐煩，忽見一個太監騎著匹馬來了。賈政接著，問其消息。太監道：「早多著呢。未初用晚膳，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，西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，方請旨，只怕戌初纔起身呢。」鳳姐聽了道：「既這樣，老太太和太太且請回房，等到了時候再來，也還不遲。」於是賈母等自便去了，園中俱賴鳳姐照料。

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，一面傳人挑進蠟燭，各處點起燈來。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，有□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。這些太監都會意，知道是來了，各按方向站立。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，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，半日靜悄悄的。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來，至西街門下了馬，將馬趕出圍幙之外，便面西站立。半日，又是一對，亦是如此。少時便來了□來對，方聞隱隱鼓樂之聲。一對對鳳翼龍旌，雉羽宮扇；又有銷金提爐，焚著御香。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傘過來，便是冠袍帶履。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、繡帕、漱盂、拂塵等物。一隊隊過完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，抬著一頂金頂鵝黃繡鳳鑾輿，緩緩行來。賈母等連忙跪下。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來，將那鑾輿抬入大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，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。於是入門，太監散去，只有昭容彩嬪等引著元春下輿。只見苑內各色花燈閃灼，皆係紗綾扎成，精緻非常。上面有一燈匾，寫著「體仁沐德」四個字。元春入室更衣，復出上輿進園，只見園中香煙繚繞，花影繽紛，處處燈光相映，時時細樂聲喧：說不盡這太平景象，富貴風流！

卻說賈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，因點頭歎道：「太奢華過費了！」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。賈妃下輿登舟。只見清流一帶，勢若遊龍，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，點的如銀光雪浪；上面柳杏諸樹，雖無花葉，卻用各色綉綾紙絹及通草為花，粘於枝上，每一株懸燈萬盞；更兼池中荷荇芡蕩諸燈亦皆係螺蚌羽毛做成的：上下爭輝，水天煥彩，真是琉璃世界，珠寶乾坤。船上又有各種盆景，珠簾繡幙，桂楫蘭橈，自不必說了。已而入一石港，港上一面匾燈，明現著「蓼汀花溼」四字。

看官聽說：這「蓼汀花溼」四字及「有鳳來儀」等字，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，何至便認真用了？想賈府世代詩書，自有一二名手題詠，豈似暴富之家，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？只因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，自幼亦係賈母教養。後來添了寶玉，賈妃乃長姊，寶玉為幼弟，賈妃念母年將邁，始得此弟，是以獨愛憐之。且同侍賈母，刻不相離。那寶玉未入學之先，三四歲時，已得元妃口傳教授了幾本書，識了數千字在腹中，雖為姊弟，有如母子。自入宮後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，說：「千萬好生扶養：不嚴不能成器，過嚴恐生不虞，且致祖母之憂。」眷念之心刻刻不忘。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，故於遊園時聊一試之。雖非名公大筆，卻是自家風味。且使賈妃見之，知愛弟所為，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，因此，故將寶玉所題用了。那日未題完之處，後來又補題了許多。

且說賈妃看了四字，笑道：「『花溼』二字便好，何必『蓼汀』？」侍坐太監聽了，忙下舟登岸，飛傳與賈政。賈政即刻換了。彼時舟臨內岸，去舟上輿，便見琳宮綽約，桂殿巍峨。石碑坊上寫著「天仙寶境」四大字。賈妃命換了「省親別墅」四字，於是進入行宮。只見庭燎繞空，香屑布地，火樹琪花，金窗玉檻。說不盡簾捲蝦鬚，毯鋪魚鱗，鼎飄麝腦之香，屏列雉尾之扇。真是：「金門玉戶神仙府，桂殿蘭宮妃子家。」賈妃乃問：「此殿何無匾額？」隨侍太監跪啟道：「此係正殿，外臣未敢擅擬。」賈妃點頭。禮儀太監請陞座受禮，兩階樂起。二太監引赦政等於月台下排班上殿，昭容傳諭曰：「免。」乃退。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陞月台上排班，昭容再諭曰：「免。」於是亦退。

茶三獻，賈妃降座，樂止，退入側室更衣，方備省親車駕出園。至賈母正室，欲行家禮，賈母等俱跪止之。賈妃垂淚，彼此上前廝見，一手挽賈母，一手挽王夫人，三人滿心皆有許多話，俱說不出，只是嗚咽對泣而已。邢夫人、李、鳳、迎、探、惜等俱在旁垂淚無言。半日，賈妃方忍悲強笑，安慰道：「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，好容易今日回家，娘兒們這時不說不笑，反倒哭個不了。一會子我去了，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！」說到這句，不禁又哽咽起來。邢夫人忙上來勸解。賈母等讓賈妃歸坐，又逐次一一見過，又不免哭泣一番，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。其媳婦丫鬟行禮畢，賈妃歎道：「許多親眷，可惜都不能見面！」王夫人啟道：「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。外眷無職，不敢擅入。」賈妃即命請來相見。

一時，薛姨媽等進來，欲行國禮。元妃降旨免過，上前各敘闊別。又有原帶進宮的丫鬟抱琴等叩見，賈母連忙扶起，命入別室款待。執事太監及彩嬪、昭容、各侍從人等，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，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。母女姊妹，不免敘些久別的情景及家務私情。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行參等事。元妃又向其父說道：「田舍之家，齋鹽布帛，得遂天倫之樂；今雖富貴，骨肉分離，終無意趣！」賈政亦含淚啟道：「臣，草芥寒門，鳩群鴉屬之中，豈意得徵鳳鸞之瑞？今貴人上錫天恩，下昭祖德，此皆山川日月之精華，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，幸及政夫婦。且今上體天地生生之大德，垂古今未有之曠恩，雖肝腦塗地，豈能報效萬一！惟朝乾夕惕，忠於厥職。伏願聖君萬歲千秋，乃天下蒼生之福也。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。更祈自加珍愛，惟勤慎肅恭以侍上，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。」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，暇時保養，切勿記念。

賈政又啟：「園中所有亭軒館皆係寶玉所題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，請即賜名為幸。」元妃聽了寶玉能題，便含笑說道：「果進益了。」賈政退出。元妃因問：「寶玉因何不見？」賈母乃啟道：「無職外男，不敢擅入。」元妃命引進來。小太監引寶玉進來，先行國禮畢，命他近前，攜手攬於懷內，又撫其頭頸，笑道：「比先長了好些。」一語未終，淚如雨下。

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：「筵宴齊備，請貴妃遊幸。」元妃起身，命寶玉導引，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。早見燈光之中，諸般羅列，進園先從「有鳳來儀」，「紅香綠玉」、「杏帘在望」、「蘅芷清芬」等處，登樓步閣，涉水緣山，眺覽徘徊。一處處鋪陳華麗，一樁樁點綴新奇。元妃極加獎讚，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，此皆過分。既而來至正殿，降諭免禮歸座，大開筵宴，賈母等在下相陪，尤氏、李紈、鳳姐等捧羹把盞。

元妃乃命筆硯伺候，親拂羅箋，擇其喜者賜名。因題其園之總名曰：「大觀園」，正殿匾額云：「願恩思義」，對聯云：「天地啟宏慈，赤子蒼生同感戴；古今垂曠典，九州萬國被恩榮。」又改題：「有鳳來儀」，賜名瀟湘館。「紅香綠玉」，改作「怡紅快綠」，賜名怡紅院。「蘅芷清芬」，賜名「蘅蕪院」。「杏帘在望」，賜名滄葛山莊。正樓曰大觀樓。東面飛樓曰「綴錦閣」。西面飛樓曰「含芳閣」。更有蓼風軒、藕香榭、紫菱洲、荇葉渚等名。匾額有「梨花春雨」、「桐剪秋風」、「荻蘆夜雪」等名。又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。於是先題一絕句云：

岫山抱水建來精，多少工夫築始成。天上人間諸景備，芳園應錫大觀名。題畢，向諸姐妹笑道：「我素乏捷才，且不利於吟詠，姐妹輩素所深知，今夜聊以塞責，不負斯景而已。異日少暇，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，以記今日之事。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，隨意發揮，不可為我微才所縛。且知寶玉竟能題詠，一發可喜。此中瀟湘館蘅蕪院二處，我所極愛，次之，怡紅院，瀟葛山莊。此四大處，必得別有章句題詠方妙。前所題之聯雖佳，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，使我當面試過，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。」

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，自去構思。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，然自付似難與薛林爭衡，只得隨眾應命。李紈也勉強作成一絕。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題詠，寫道是：

曠性怡情（匾額）

迎春

園成景物特精奇，奉命羞題額「曠怡」。誰信世間有此境？遊來寧不暢神思？
文采風流（匾額）

探春

秀水明山抱復回，風流文采勝蓬萊。綠裁歌扇迷芳草，紅襯湘裙舞落梅。
珠玉自應傳盛世，神仙何幸下瑤台。名園一自邀遊賞，未許凡人到此來。
文章造化（匾額）

惜春

山水橫拖千里外，樓台高起五雲中。園修日月光輝裡，景奪文章造化功。
萬象爭輝（匾額）

李紈

名園築就勢巍巍，奉命多慚學淺微。精妙一時言不盡，果然萬物有光輝！
凝暉鍾瑞（匾額）

薛寶釵

芳園築向帝城西，華日祥雲籠罩奇。高柳喜遷鶯出谷，修篁時待鳳來儀。
文風已著宸遊夕，孝化應隆歸省時。睿藻仙才瞻仰處，自慚何敢再為辭？
世外仙源（匾額）

林黛玉

宸游增悅豫，仙境別紅塵。借得山川秀，添來氣象新。
香融金穀酒，花媚玉堂人。何幸邀恩寵，宮車過往頻？

元妃看畢，稱賞不已，又笑道：「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，非愚姊妹所及。」原來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，將眾人壓倒，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詠，倒不好違諭多做，只胡亂做了一首五言律應命便罷了。

時寶玉尚未做完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院兩首，正做怡紅院一首，起稿內有「綠玉春猶捲」一句。寶釵轉眼瞥見，便趁眾人不理論，推他道：「貴人因不喜『紅香綠玉』四字，纔改了『怡紅快綠』；你這會子偏又用『綠玉』二字，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？況且蕉葉之典故頗多，再想一個改了罷。」寶玉見寶釵如此說，便拭汗說道：「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！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只把『綠玉』的『玉』字改作『蠟』字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『綠蠟』可有出處？」寶釵悄悄的啞嘴點頭，笑道：「虧你！今夜不過如此，將來金殿對策，你大約連『趙錢孫李』都忘了呢！唐朝韓翃詠芭蕉詩頭一句，『冷燭無煙綠蠟乾』，都忘了麼？」寶玉聽了，不覺洞開心意，笑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眼前現成的句子，竟想不到。姐姐真是『一字師』了，！從此只叫你師傅，再不叫姐姐了。」寶釵也悄悄的笑道：「還不快做上去，只『姐姐』『妹妹』的！誰是你姐姐？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。」一面說笑，因怕他耽延工夫，遂抽身走開了。

寶玉續成了此首，共有三首。此時黛玉未得展才，心上不快。因見寶玉構思太苦，走至案旁，知寶玉只少「杏帘在望」一首，因叫他抄錄前三首，卻自己吟成一律，寫在紙條上，搓成個團子，擲向寶玉跟前。寶玉打開一看，覺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，遂忙恭楷謄完呈上。

元妃看是：

有鳳來儀

寶玉

秀玉初成實，堪宜待鳳凰。竿竿青欲滴，綠生涼。
迸砌防階水，穿簾礙鼎香。莫搖分碎影，好夢正初長。
蘅芷清芬
蘅蕪滿靜苑，蘿薜助芬芳。軟襯三春草，柔拖一縷香。
輕煙迷曲徑，冷翠濕衣裳。誰謂「池塘」曲，謝家幽夢長。
怡紅快綠
深庭長日靜，兩兩出嬋娟。綠蠟春猶捲，紅粧夜未眠。
憑欄垂絳袖，倚石護青煙。對立東風裡，主人應解憐。
杏帘在望
杏帘招客飲，在望有山莊。菱荇鵝兒水，桑榆燕子梁。
一畦春韭熟，十里稻花香。盛世無饑餒，何須耕織忙。

元妃看畢，喜之不盡，說：「果然進益了！」又指「杏帘」一首為四首之冠。遂將瀟葛山莊改為稻香村，又命探春將方纔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，令太監傳與外廂。賈政等看了，都稱頌不已。賈政又進歸省頌。元妃又命以瓊酪金盃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。此時賈蘭尚幼，未諳諸事，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。那時賈薈帶領一班女戲子，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，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：「做完了詩了，快拿戲單來。」賈薈忙將戲目呈上，並二個人的花名冊子。少時，點了四齣戲：第一齣，《豪宴》；第二齣，《乞巧》；第三齣，《仙緣》；第四齣，《離魂》。賈薈忙張羅扮演起來，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，舞有天魔之態。雖是裝演的形容，卻做盡悲歡的情狀。

剛演完了，一太監托著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，問：「誰是齡官？」賈薈便知是賜齡官之物，連忙接了，命齡官叩頭。太監又道：「貴妃有諭，說：『齡官極好，再做兩齣戲，不拘那兩齣就是了。』」賈薈忙答應了，因命齡官做《游園》《驚夢》二齣。齡官自以為此二齣非本角之戲，執意不從，定要做《相約》《相罵》二齣。賈薈扭不過他，只得依他做了。元妃甚喜，命：「莫難為了這女孩子，好生教習。」額外賞了兩疋宮綢，兩個荷包，並金銀鏢子之類。然後撤筵，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。忽見山環佛寺，忙盪手進去焚香拜佛，又題一匾云：「苦海慈航」；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。

少時，太監跪啟：「賜物俱齊，請驗，按例行賞。」乃呈上略節。元妃從頭看了，無話，即命照此而行。太監下來，一一發放。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，沉香拐杖一根，伽楠念珠一串，富貴長春宮緞四疋，福壽綿長宮綢四疋，紫金筆錠如意鐲

錠，吉慶有餘銀鏤□錠，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、拐、珠、四樣。賈敬、賈赦、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，寶墨二匣，金銀盞各二隻，表禮按前。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，寶硯一方，新樣格式金銀鏤二對。寶玉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，金銀鏤二對。尤氏、李紈、鳳姐等，皆金銀鏤四錠，表禮四端。另有表禮二□四端，清錢五百串，是賞與賈母、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眾丫鬟的。賈珍、賈璉、賈環、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，金銀鏤一對。其餘綵緞百疋，白銀千兩，御酒數瓶，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、陳設、答應及司戲、掌燈諸人的；外又有青錢三百串，是賜廚役、優伶、百戲、雜行人等的。

眾人謝恩已畢，執事太監啟道：「時已丑正三刻，請駕回鑾。」元妃不由的滿眼又滴下淚來，卻又勉強笑著，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，再四叮嚀：「不須記掛，好生保養！如今天恩浩蕩，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，見面儘容易的，何必過悲？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，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。」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。元妃雖不忍別，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，只得忍心上輿去了。這裡眾人好容易將賈母及王夫人勸住，攙扶出園去了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